

文白对照  
四库全书精华

子  
部  
·  
容  
斋  
随  
笔

(九)

李 夔 瑶 主 编

## 目摇摇录

文潞公奏除改官制·····	员
待制知制诰·····	猿
裴行俭景阳·····	缘
容斋四笔卷三·····	苑
韩退之张籍书·····	苑
韩公称李杜·····	圆
此日足可惜·····	员
粉白黛黑·····	圆
李杜往来诗·····	猿
李太白怖州佐·····	缘
祝不胜诅·····	苑
吕子论学·····	愿
曾太皇太后·····	怨
中天之台·····	圆
实年官年·····	圆
雷公炮炙论·····	圆
治药捷法·····	苑
陈翠说燕后·····	愿
燕非强国·····	猿
水旱祈祷·····	猿
容斋四笔卷四·····	猿
今日官冗·····	猿

栾城和张安道诗 .....	獮
和范杜苏四公 .....	漚
六枳关 .....	漚
王荆公上书并诗 .....	漚
左黄州表 .....	漚
李郭诏书 .....	漚
两道出师 .....	纒
唐明皇赐二相物 .....	纒
一百五日 .....	纒
老杜寒山诗 .....	纒
容斋四笔卷五 .....	纒
土木偶人 .....	纒
饶州风俗 .....	纒
禽畜菜茄色不同 .....	纒
伏龙肝 .....	纒
勇怯无常 .....	远
王勃文章 .....	远
吕览引诗书 .....	远
蓝田丞壁记 .....	远
钱武肃三改元 .....	远
冯夷姓字 .....	远
容斋四笔卷六 .....	殒
韩文公逸诗 .....	殒
窦叔向诗不存 .....	殒
用柰花事 .....	殒
王廖儿良 .....	殒

徙木债表 .....	苑
建武中元续书 .....	怨
革驹蝥虫 .....	愿
记李履中二事 .....	愿
乾宁复试进士 .....	缘
告命失故事 .....	苑
扁字二义 .....	愿
娑罗树 .....	怨
容斋四笔卷七 .....	猿
天摇咫 .....	猿
县尉为少仙 .....	源
杜诗用受觉二字 .....	缘
西太一宫六言 .....	怨
由与犹同 .....	园
久而俱化 .....	员
黄文江赋 .....	猿
沈季长进言 .....	远
繁遏渠 .....	怨
替戾冈 .....	员
文潞公平章重事 .....	园
考课之法废 .....	远
小官受俸 .....	怨
容斋四笔卷八 .....	员
库路真 .....	员
得意失意诗 .....	园
狄监卢尹 .....	猿

项韩兵书·····	员缘
穆护歌·····	员远
通印子鱼·····	员愿
寿亭侯印·····	员园
莆田荔枝·····	员圆
双陆不胜·····	员源
华元入楚师·····	员远
公羊用叠语·····	员愿
文书误一字·····	员怨
历代史本末·····	员员
贤者一言解疑谮·····	员远

##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

自熙宁以来，士大夫资历之法，日趋于坏，岁甚一岁，久而不可复清。近年愈甚，综核之制，未尝能守。偶见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军国重事，宣仁面谕，令具自来除授职次序一本进呈。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，其一云：“吏部选两任亲民，有举主，升通判。通判两任满，有举主，升知州、军，谓之‘常调’。知州、军有绩效，或有举荐，名实相副者，特擢升转运使、副、判官，或提点刑狱，府推、判官，谓之‘出常调’。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。河北、陕西、河东三路为重路，岁满多任三司使、副，或发运使。发运任满，亦充三司副使。成都路次三路，京东西、淮南又其次，江东西、荆湘、两浙又次之。二广、福建、梓、利、夔路为远小。已上三等路分，转运任满，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，或归任省府判官，渐次擢充三路重任。内提点刑狱，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。”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，今一切荡然矣。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。才为通判，便望州郡。至于监司，既无轻重远近之间，不复以序升擢云。

### 【译文】

从宋神宗熙宁以来，士大夫们凭资历升官制度日趋破坏，一年比一年严重，久而久之，已经不可能再度厘清。近些年来，情况更加严重，官吏的综合考察制度，未尝能够遵守。我偶尔一次看到，文潞公（彦博）于哲宗元祐年间任平章军国重事时，宣仁皇后面谕他，令他把宋朝以来除授官职的次序写成一个文本进呈。文潞公于是就把官职除授、变化的旧制度扼要写明上奏宣仁皇后。其中的一段说：“吏部

途选两任的亲民官，有举主推荐，可升任通判。通判两任期满，有举主推荐，可升任知州、知军，称为‘常调’。知州、知军有政绩，或者为其他官员举荐，名实相副的，可以特升为转运使、转运副使、转运判官，或迁为提点刑狱、各府推官和判官，称为‘出常调’。转运使有由于所处路望轻重、距离远近的差别。河北、陕西、河东三路为重路，一年期满多改任三司使、三司副使，或者发运使。发运使任满，也充任三司副使。其次由重到轻又分为成都路，京东西、淮南路、江东西、荆湖、两浙路。其他两广、福建、梓、利、夔路为边远轻小路分。以上三等路分的转运使任满，有的就便移往近上次等路分任职，有的返回原地任省府判官，逐渐依次提升为三路重任。提点刑狱官的除授，不受路分轻重的限制。”潞公奏言中所说的是英宗治平以前常行的官制，现在这一切已荡然无存。京官和朝官中，未尝有人愿意经历两任亲民官。刚任通判，就期望知州郡官。至于监司的官员，既没有轻重远近的划分，也没有按资历依次升迁的制度。

## 待制知制诰

庆历七年，曾鲁公公亮，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。时陈恭公独为相。其弟妇王氏，冀公孙女，曾出也。当月旦出拜，恭公迎语之曰：“六新妇，曾三做从官，想甚喜。”应声对曰：“三舅荷伯伯提挈，极欢喜，只是外婆不乐。”恭公问故，曰：“外婆见三舅来谢，责之曰：汝第五人及第，当过词掖，想是全废学，故朝廷如此处汝。”恭公默然自失，后竟改知制诰。盖恭公不由科第，不谙典故，致受讥于女子。而此女对答之时，元未尝往外家也，其警慧如此。国家故事，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，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，而欲先迁，司马公以力辞，三人皆除待制，其杂压先后可见云。

### 【译文】

宋仁宗庆历七年，曾鲁公公亮，由修起居注晋升为天章阁待制。当时陈恭公执中一人为宰相，他的弟媳王氏，是冀公（王钦若）的孙女，曾公的外甥女。当月初一出拜的时候，恭公迎上前来，说：“我弟的新媳，有曾鲁公作陪从官，想来十分高兴吧！”王氏应声回答说：“三舅你劳托曾公伯伯参办此事，我特别高兴，只是外婆不高兴。”恭公其原因，她回答道：“外婆看见三舅来迎谢，就责备说：你及第排行第五位，想必当时应试已完全达到了录用资格，而现在想必一定是完全荒废了学业，所以朝廷安排你干这些事。”陈恭公听后默不作声，自觉有失落感，后来降任知制诰。由于恭公不是正规科第出身，不谙晓典故，所以受到女子的讥笑。而这位女子与他对答时，还未尝到外家去，她的机敏聪

慧竟达到如此程度。按国家旧制度，修起居注之官接着再升必为知制诰，只有赵康靖公自己认为欧阳修官位居他之下，要让欧阳修先晋升，司马光坚辞反对，于是三人都除授待制，其杂压先后的顺序从此可见。

## 裴行俭景阳

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，讨突厥。大军次单于北，暮已立营，堑壕既周，更命徙营高冈。吏白：“土安堵不可扰。”不听，促徙之。比夜风雨暴至，前占营所，水深丈余，众莫不骇叹。问何以知之，行俭曰：“自今第如我节制，毋问我所以知也。”按《战国策》云：“齐、韩、魏共攻燕，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。暮舍，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，已植表，景阳怒曰：‘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，此焉可以舍？’乃令徙。明日大雨，山水大出，所营者水皆灭表，军吏乃服。”二事正同，而景阳之事不传。

### 【译文】

裴行俭任定襄道大总管时，讨伐突厥。大军驻扎在单于以北，傍晚已建立了营垒，周围的壕沟也已挖好，裴行俭又命令把军营迁移到地势高的地方。官吏上报说：“战士们都安于有防护设施的军营里，不可打扰。”裴行俭不听，催促他们迁移军营。到了晚上，风雨突来，先建的军队营所，积水一丈多深，众人莫不惊骇叹息。他们问裴行俭如何知道晚上会有风雨，行俭回答说：“你们从今以后只管听从我的指挥，不要问我预知的原因。”据《战国策》记载：“齐、韩、魏三国一同攻打燕国，楚王派景阳率兵前往救援。晚上住下，令左右司马各修自己的壁垒设施，当筑墙的木柱、标记树立起来以后，景阳又恼怒道：‘你们的营建之处，当大水到来之后，所有的标记都会淹灭，这种地方怎么可以扎营呢！’于是，下令迁移营地。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，山洪暴发，其先扎营的地方，水已淹灭了所有标记，士兵们才佩服

景阳的预见。”以上两事正好相同。而景阳的事迹却没有流传下来。

## 容斋四笔卷三

### 韩退之张籍书

韩公集中有《答张籍》二书，其前篇曰：“吾子所论，排释、老不若著书。若仆之见，则有异乎此，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。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，此吾所以为戏耳。若商论不能下气，或似有之。博塞之讥，敢不承教！”后篇曰：“二氏行乎中土，盖六百年，非可以朝令而夕禁，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。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，若好胜者。虽诚有之，抑非好己胜也，好己之道胜也。驳杂之讥，前书尽之。昔者夫子犹有所戏，乌害于道哉？”大略籍所论四事：乞著书、讥驳杂、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。今得籍所与书，前篇曰：“汉之衰，浮图之法入中国，黄、老之术，相治而炽。盍为一书，以兴存圣人之道？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，使人陈之前以为欢，此有累于盛德。又商论之际，或不容人之短，如任私尚胜者，亦有所累也。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？废弃日时，不识其然。愿绝博塞之好，弃无实之谈，宏虑以接士，嗣孟轲、扬雄之作，使圣人之道，复见于唐。”后篇曰：“老、释惑于生于人久矣，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。君子汲汲于所欲为，若皆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，则或有遗恨矣。君子发言举足，不远于礼，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。执事每见其说，则拊拊呼笑，是挠气害性，不得其正矣。”籍之二书，甚劲而直。但称韩公为“执事”，不曰“先生”。考其时，乃云“执事参于戎府。”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，时年二十有九。十五年为徐州推

官，时年三十有二，年位未盛，籍未以师礼事之云。

【译文】

韩愈文集中有《答张籍》两篇书信，前一篇说：“您所论述的观点，认为排斥佛教、道教之说，不如自己去著书立说。至于我的观点，与此有所不同，著书立说等到五六十岁之后再去做。您又讥讽我给人传授无实际内容而驳杂不精的学问，这是我戏玩为常的事。像商讨问题不能平心静气，或许好象有这种情况。至于你讥刺我玩弄博塞之戏，这一点我敢不接受你的赐教！”后一篇中说：“佛、道二教流行中原，约有六百年。不是早上下令而晚上就能制止的，等待五六十岁以后著书立说以弃绝佛道也并不是不妥当的事。你认为我与别人讨论问题不能心平气和，好象我是好胜的人。即使果真是这样，也并不是好己私之取胜，而是好我所讲的道理取胜。关于你对我学问驳杂不精的讥刺，我的观点在前封信中已十分明确。过去的老师们也曾把它作为平素戏玩的常事，这对探讨问题的道理有什么害处呢！”大致张籍所论述的有四个问题：建议著书立说，讥讽驳杂之学，劝谏商讨好胜以及玩弄博塞之戏。现在查到张籍写给韩愈的两篇书信，前篇中说：“汉代衰亡，佛法传入中国。黄帝、老子的学说，由于沿习而日益盛行。何不撰著一部书去振兴和发扬圣人的学说呢！你更多的是崇高驳杂不精的学问，这些东西使人读起来感到某种快乐，但有损于大贤大德的学说。还有在相互商讨问题时，有时你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像这种专为己私而争强好胜的做法，也有损于圣贤大德。更何况玩弄博塞游戏与别人争夺钱财呢？丢弃大德之学的时间长了，也就不知道这些是有损于大德的行为。希望你能改掉玩博塞游戏的嗜

好，舍弃驳杂无实的言论，从大德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以结交士人，继承孟轲、扬雄的学术传统，著书立说，使得圣人的道德在唐代发扬广大。”后篇说：“佛、道之学迷惑世人也很长时间了，你可以从事著书立说。君子们迫切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如果都等到五十、六十岁之后再做。那么，或许会有遗憾和后悔。君子的一言一行，都不远离礼义，没有听说过把驳杂不实的学问作为自己习玩为常的研究内容。你每看到这类说教，就会拍手称赞、发笑，所以这种学问影响了你的气质、本性，使你不能从事正统学问的研究。”张籍这两篇书信，十分切重而直爽。这里只称韩愈为“执事”，而不称“先生”。考证张籍致书韩愈的时间，乃是“执事（韩愈）参于戎府”的时候。按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任汴州推官，当时是二十九岁。贞元十五年任徐州推官，当时三十二岁，年岁还不算大，张籍在致书中没有以老师的礼节对待他。

## 韩公称李杜

《新唐书·杜甫传赞》曰：“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，至歌诗，独推曰：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’诚可信云。”予读韩诗，其称李、杜者数端，聊疏于此：《石鼓歌》曰：“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？”《酬卢云夫》曰：“高揖群公谢名誉，远追甫白感至诚。”《荐士》曰：“勃兴得李杜，万类困凌暴。”《醉留东野》曰：“昔年因读李白、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”《感春》曰：“近怜李杜无检束，烂漫长醉多文辞。”并唐《志》所引，盖六用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《新唐书·杜甫传赞》说：“昌黎韩愈作文章注重允诺。至于诗歌，他唯独推崇说：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’诚然可信。”我读韩愈的诗篇，其中称道李白、杜甫的有几种情况，姑且分别陈述于此：《石鼓歌》中有：“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！”《酬卢云夫》有：“高揖群公谢名誉，远追甫白感至诚。”《荐士》有：“勃兴得李杜，万类困凌暴。”《醉留东野》有：“昔年因读李白、杜甫诗，长恨二人不相从。”《感春》有：“近怜李杜无检束，烂漫长醉多文辞。”这些都是《新唐书·志》中所引用的诗句，以上共有六处用到这类诗。

## 此日足可惜

韩退之《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》，凡百四十句，杂用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六韵。及其亡也，籍作诗祭之，凡百六十六句，用阳、庚二韵，其语铿锵震厉，全仿韩体。所谓“乃出二侍女，合弹琵琶箏”者是也。

### 【译文】

韩退之（愈）的《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》诗，共一百四十句，诗中杂用了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六字韵。到他去世时，张籍作诗祭悼他，共一百六十六句，使用阳、庚字韵，其语句铿锵有力，完全仿照韩愈诗的体例。所说的“乃出二侍女，合弹琵琶箏”之句，就是如此。

## 粉白黛黑

韩退之为文章，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。故其语曰：“惟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！”独“粉白黛绿”四字，似有所因。《列子》：“周穆王筑中天之台，简郑、卫之处子娥媼靡曼者，粉白黛黑以满之。”《战国策》张仪谓楚王曰：“郑、周之女，粉白黛黑，立于衢间，见者以为神。”屈原《大招》：“粉白黛黑，施芳泽只。”司马相如：“靓庄刻饰。”郭璞曰：“粉白黛黑也。”《淮南子》：“毛嫱、西施，施芳泽，正蛾眉，设笄珥，衣阿锡，粉白黛黑，笑目流眇。”韩公以“黑”为“绿”，其旨则同。

### 【译文】

韩愈作文章，不喜欢因袭前人的一言一句。所以他说：“一定要摒除别人的陈词滥调，真的是难啊！”而他的文章中，唯有“粉白黛绿”四个字，似乎是有所沿用。《列子》中记载：“周穆王建筑中天的高台，选择郑国、卫国未婚女子中年轻貌美者，用粉白黛黑擦饰后充实在这里。”《战国策》中张仪对楚王说：“郑国、周室的女子，用粉白黛黑擦饰后，站在大街上，看见的人都以为是神仙。”屈原《大招》中也记：“粉白黛黑，施用香水香脂。”司马相如有“靓庄刻饰”之语。郭璞对此解释说：“是用粉白黛黑化妆的意思。”《淮南子》中载：“毛嫱、西施二人，用芳露粉饰面容，描画长而美的眉毛，头带簪子耳带环，身着轻细的丝织布衣。用粉白黛黑化妆后，让人看起来笑目流眇。”韩愈在文章中把“黑”字改作“绿”字，其意思都相同。